

收穫與播種 遙譯斷章 I

I.

1.

發現是孩子的特權。我所指的是小孩子，他不怕出錯，不怕顯得笨拙、不嚴肅，不怕與其他每個人相異。他既不擔心他所關注著的事物品味不高，或與他的期望不同，與表面所見不同，抑或者與他對這事物已有的理解不同。...

我們的大腦充斥著一種“知識”的雜燴，摻混著恐懼與懶惰，慾望與禁忌，還有各式信息和現成解釋。它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封閉著信息、慾望、恐懼，永沒有被開闊大海的微風吹拂的可能。除了常識，這些“知識”的主要作用似乎就在於清空一個人對這世界事物的生動感知與察覺。

小孩子隨著自己的呼吸發現這個世界，他伴著那呼吸的起起伏伏迎接世上一切精微的存在，並把自己投射入這個世界，而世界也迎接了他。成人也有發現的可能，但祇是在那些他忘掉恐懼與知識的稀疏瞬間，那時，他能睜大雙眼看到世間的事物，看到他自己，那時，他有一雙渴望的眼睛，一雙嶄新的眼睛 -- 孩子的眼睛。

上帝在逐漸發現這世界的同時創造了世界，或者，他將這世界創造為永恆，然後，一點一點地將它發現，又同時創造著它。他創造世界，創造一天又一天，沒有止息千百萬次地重複著。他千百萬次不停地摸索，犯錯，改正，永不疲倦... 每一次，在對事物的敲打求索中，在事物的一點點回應中（如“這次不錯”“這下你搞砸了”“這就像輪盤賭，你得接著試”），在一次次新的求索、改正、重來、回應事物的回應中，在這創造者與事物的無窮的發生在創世每個瞬間每個地點的對話中，上帝學習著，發現著。他愈發親近地理解著事物而事物也在他手中獲得生命、形狀、與演變。

這就是發現與創造的過程，它（據我們所知）已這樣存在了無窮的時間。在人類許久後到來之前她即使如此。人類已存在了約一兩百萬年，卻已經把自己的手弄髒，不幸的後果是我們都知道的。

有時我們中的一個能發現這樣那樣的事物。他可能驚奇地在他的生命中再次發現發現所指為何。而我們每個人都有發現這廣袤世界中吸引著他的任何事物所必需的一切，包括那在他體內的能力 -- 那世界上最簡單最顯然的東西。（但就是這東西，是許許多多人所已經遺忘了的，就像我們已經忘記如何吟詠，如何像孩子一樣呼吸...）

每個人都可以重新發現發現與創造的意義。沒有人能發明它們。它們先於我們而存在，它們就是它們本身。

2.

當我對某樣事物（數學或其他）感興趣時，我會問它。我問它，不管這問題是否其實是愚蠢的，或看起來是愚蠢的。我不會仔細掂量我的問題。許多時候，這問題會取一個斷言的形式 -- 一個斷言就是一種敲擊求索。之後我漸漸更多或更少地相信斷言的正確性，當然，這取決於我對該事物理解的程度。在研究開始的時候，我的斷言常常完全錯誤 -- 但它的錯誤性也要通過研究得知以讓自己信服。很多時候祇需將斷言寫下就已足夠讓自己清楚地看到它的錯誤性，而寫下之前它祇是朦朧一團，給人的感覺是一種不適，而非清晰顯然。然後，我們就

可以回到敲擊求索的階段，但我們少了些無知，我們的新的問題-斷言或許便不那麼偏離關鍵。還有更多時候，斷言的字面陳述是錯誤的，但它所承載的呼之欲出的直覺，雖然仍然粗糙笨拙模糊，卻是正確的。這個直覺會一點點地從混沌、錯誤、不恰當的想法中傾倒出來，漸漸從未定型的期望被認知的未知、從期望被瞭解的未解中顯現，她會形成自己的形狀，她的輪廓也變得清晰精緻，而我在此過程中對這事物提出的問題也逐步準確切中關鍵，這些問題把這些事物圍繞得愈發緊密。

... 錯誤從你所有的對事物的圖像與一些顯然事實之間的“分裂”中發現，或從一張圖像與另一張我們更有信心的圖像之間的“分裂”中發現。導向發現錯誤的工作時常是辛苦的，它常常呈現出一種漸增的張力，特別是當你接近矛盾的節點的時候。那節點起初模糊，逐漸變得耀眼地明晰，到最後一瞬終於爆發出來，伴隨著錯誤的完全顯現以及對事物的錯誤圖像的崩塌。這將給你巨大的解脫，彷彿掙脫束縛獲得自由。在一切創造性工作中，發現錯誤是關鍵時刻之一，是重要的創造性時刻。...

懼怕錯誤與懼怕真理是同一的。... 因為恐懼，我們牢牢抓住被規定為“真”或告知為“真”的東西。而如果我們是被對知識[connaître]的渴求而非對一種虛幻安全感消失的恐懼所打動，那麼錯誤，如受難與悲傷，就會毫不凝結地穿我們而過，而它通過後所剩下的將是我們對事物的嶄新認識。

3.

... 有多少人能有足夠的天真以看到，“研究”不多不少恰恰就是對事物提問，充滿激情地提問--就像，一個孩子想知道他的妹妹如何來到世界。研究與發現（也即提問與聆聽）是世界上最簡單，最自然的事情，沒有任何人對此擁有特權，這是每個人自搖籃始便獲得的“禮物”。這禮物將在無窮種面孔下表達、繁茂，此刻到彼刻，此人到彼人... ..

II.

5.

...於我而言，“寫下來”一直是數學工作中的重要組成，它既協助發現，通過檢測、深化我們的對事物的理解（而這些理解寫下來以前總是近似而殘破的），也協助交流、傳遞這種理解。

...我所指的是夢。夢，以及它吹拂給我們的遠見[vision]起初是無形的，且常常不願成形。許多年、甚至一生的緊張工作都或許不足以讓一個人完全實現這夢想遠見，並把它凝結、打磨成堅硬而璀璨的鑽石。但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用手用腳，用精神。... 但是，我們並不是在這長久雕琢的鑽石中發現那激勵我們的東西的。或許，我們打造了一個極精密有效的工具，但工具本身，正如任何人造物，是局限的，雖然它們在我們看來貌似偉大。一個遠見雖然起初無名無形，彷彿如一撇迷霧般纖薄，但它指引著我們的雙手，讓我們忘記時間流逝不斷工作，而同時，這纖薄的一瞥遠見已從迷霧與黑暗的無底大海中悄然掙脫... ..她在我們之中，這海，這預備著不止息地受孕、分娩的海，滋養著她的是我們的渴望。從這聯姻中，夢誕生，它像安臥在豐潤子宮中的胎兒，等待著無名的勞作，那勞作將給予它第二次降生，誕入日光之中。

7.

Galois的例子自己湧上來，它觸動了我。我彷彿記得，當我還是個高中或者大學生，當我第一次聽說他以及他奇特的命運時，對他的兄弟般的情誼在我心中甦醒。同他一樣，我感知到一種對數學的激情；同他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一個這曾經拋棄過他（我想是這樣）的“美麗世界”的陌生人。... 而在我最近寫作“Esquisse d'un Programme”時（...），這多多少少已被遺忘的情誼重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升起。... 當我寫作Esquisse時，我記起過去十四年中最長的一次數學沈思：那是從1981一月到六月，我稱之為“La Longue Marche à travers la Théorie de Galois”。收此啟發，我意識到多年中我斷斷續續進行的，我稱之為“遠阿貝爾代數幾何”的白日夢恰恰是“完全遵照Galois精神的Galois理論的最終集成”的延續。

這讓我知道，今日要重拾Galois的遺產，就必須接受他那時所承受的孤獨，及其風險。... 儘管我有時因那我過去所愛的人的冷漠與不屑而悲傷而沮喪，但我從未被這麼多年（數學或其他意義上）的孤獨所滯重。如果有一位分別後我從來願意再見的朋友，那一定是孤獨。

III.

15.

我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再對一種呼嘯的風感到義憤，因為我清楚地看到，我也是這風的一部分，儘管我的愚昧不斷告訴我我不是。而即便我果真與風無關，我的義憤對那些我曾愛過的，羞辱或被羞辱的人而言，也祇能是一點可忽略不計的給予罷了。

我是這風的一部分，因了我對我所選擇的世界中的蔑視與恐懼的縱容。在我的職業生活中、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我方便地對這些愚昧的錯誤、對他人閉上了我的眼。每一次，我都收穫了我所播種的，收穫了他人在我之前或與我一起播種的，我的父母（我父母的父母...），我昔日的朋友。而他人也在今日收穫著這些種子的所生，我的孩子（我孩子的孩子...），我今日的學生：他們從我昔日的學生那得來的是蔑視。

而當我提起播種與收穫，我心中出現的不是苦悶或任命，不是自憐。因為我已知道，即使在味道最苦的收穫中也有著豐腴的內質，它將滋養我們。當我們食進這內涵並把它變成我們血肉的一部分，苦味便消失了，這是在說，這苦味不過是反應著我們對命定食糧的抵抗罷了。

我也明白，每一次收穫都是對下一次收穫的播種，且那後一次收穫常常比前一次更苦。有時我感覺到我體內有某種東西因為那彷彿無盡的一代代傳遞重複的無憂播種與疾苦收穫的鏈條而緊縮。但我不再認為它是殘酷而不可逃脫的命運，不再因之崩潰抑或反抗。我永不再是它自滿而盲目的囚徒，雖然我曾經是過。因為我明白，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保有涵養的內質，不管這事物的種子是我或他人所種，食入它、將它轉化進我的意識，這才是我應做的。而當我的孩子或那一切我所愛過或此刻正愛著的人們，當他們收穫著我在愚昧或無心的過去，甚至今日所播所種時，這也是他們應做的。

V.

26.

然而我認為，對不論何類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品質，完全不在於是否有經驗，而在於對自己的嚴求。這嚴求是微妙的，它不意味著一點一滴遵從於某種規範，如嚴格性或是其他。嚴求，

意味著一種對我們自身之中一種精微事物的極度關注。而這種精微事物是常常超脫一切規範或標準的，它是我們對於正在研究之物的理解的有或無。更確切地，我所說的關注，是對我們每時每刻對該事物的理解的品質的關注，它可能是一堆刺耳無規的概念、陳述（猜想的或者已知的），也可能是一種完全的滿足、一種透徹理解的完滿和諧。一項研究的深度，不論最後達到的理解完整與否，就在於這種關注的品質。這關注並非產生於遵照已有的準則，或刻意地“觀看”、注意。在我看來，它自然誕生於對求知的激情，它是一個標誌，標誌了真正的求知衝動與因自大而產生的衝動之間的區別。這關注有時也被稱為“嚴格”。它是一種內在的嚴格，與任何時候任何學科中盛行的教條性的嚴格相異。... 如果，或許，不論已發生的一切，我曾能將某種比語言、知識個有價值的東西傳遞給我的學生們，那，毫無疑問，它必然是這種嚴求，這種關注，這種嚴格-- 若不是在對他人或自己的關係上（在此層面我與他人同樣缺乏它們），那麼至少是在數學工作上（23）。當然，這祇是微不足道的一點，但不論如何聊勝於無。

VI.

34.

...雄心和虛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人將自己的生命投入某種激情的程度（例如數學激情），並且（如果他在其中獲得滿足）讓激情不斷統召著他。但，恰恰相反，即便是最有統召力的雄心，就其本身也是無力發現或認識最簡單的事物的！在工作的時刻，當一種理解一點點發生、成形、深刻，當從混亂中一點點產生秩序，當原先熟悉的事物突然變得奇特、讓人不安進而最終一個矛盾爆發出來，推翻原有的彷彿不可變更的對事物的圖像-- 在這樣的工作中，沒有一點雄心或虛榮的影子。那引導我們的，是一種從遼源處到來的東西，它的來源比“我”、比我的對不斷擴張（“知識”上，“意識”上）的飢渴要遠的多-- 一個比我們個人、我們種族遙遠的多的地方。

這就是根源，它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

36.

在我所提到的那個晚上，一個新的激情取代了原有的恐懼，而原有的恐懼永遠地消失了。那個夜晚我發現了沈思[méditation]。那是我第一個“沈思”的夜晚，它因一強橫而急迫的需要而起：那前一天我近乎被如浪多焦灼吞沒。或許如所有的焦灼一樣，它是一種“分裂的焦灼”，它不停地向我預示著我自身的平凡顯然形象與持續四十年而從未被質疑過的我的形象之間的分裂。於是，我產生了強烈的求索的渴望，伴隨著逃離這分裂、回到過去的安寧的慾望：我一刻不停地工作，甚至都不知在發生什麼有什麼意義或我正去向何方，幾小時後我得到了結論。期間，虛偽一個個被揭發，或者說它們在工作的過程中被迫浮現，都偽裝成我私有的信念的模樣。我終於用心將這些信念白紙黑字寫下，彷彿慾以此將之洞穿，而在這之前，它們都好像是一些貌似良善的模糊物。我很高興能毫無疑慮地將其寫下。一定有某種東西引誘著我，因我天性從不生疑，認為即便是一個非正式的信念，祇要將之黑白分明地寫下就足以構成其不可辨駁的權威性，成為其真實性的明證。若非因為我這不謹慎、甚或不體面的認知的慾望，我必然每次都止步於這“快樂的結局”。事實上，那個晚上的第一階段就是在這樣的快樂結局中結束。但然後，噢！上帝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突然產生更進一步考慮我為滿足自己所寫下的東西的衝動：它已分明地被寫在哪裡，我祇想再讀一遍！而當我仔細地、天真地又讀了一遍，我發現，明明白白地，根本不是那回事，那全是幌子，彷彿我把我

的勝狀當成燈籠了！但這樣的發現每次都以一種巨大的驚奇來到：“天哪，還不壞。”這是一種令人快樂的驚奇，它給我注入新的能量，讓我重又回到反思。我們繼續，我們會達到事物的根基，它一定會出現，祇要我們不斷向前！估量一番，思考一番... 又發現一個私有的信念，它看起來全像“故事的結尾”，我們祇要相信它是，我們隨著良知將它寫下，這寫下如此審慎熟悉之物的過程本身已是如此快愉快，祇有心情極壞的人才會不同意吧，哪有比這更良善的東西啊！

這便是新階段的結束，一個新的快樂結局。我本會十分愉快地停在這裡，但就因為那個壞男孩，不可救藥地頑皮，他又一次開始搗蛋，煩人，又去看那“最後的結論”和快樂結局。我不能讓他停下：而他已經又去向下一個階段了！

於是，整整四個小時，一步接著一步，像一層層揭開洋蔥皮（這是我那晚最後得到的形象）到達內心終點的終點--到達一個簡單而顯然的事實。這個事實如此顯然地注視著我，而我竟能一天天一週週（事實上，在我的整個生命中）將它隱藏在這層層疊疊的洋蔥皮下面。

這平凡真相的最後顯現給了我極大的寬慰，一種未曾遇見到的完全的釋放。那一刻，我知道我已觸及焦灼的節點。過去五天裡的焦灼終於被完全完滿的分解、溶解、轉變成一個在我體內成形的意識[connaissance]。這焦灼已從我視線中消失，在沈思過程中以及過去五天的某些時候即是如此，而且，它所轉變成的意識，絕不是一種想法，不是我可能會為了獲得均衡與安寧而作的讓步（這在那個晚上時有發生），也不是一個我可能會獲取並附加在我個人身上的外在之物。它是一種意識，實現了著這個詞所擁有的全部內涵--自己發現的、平凡的、顯然的。它自此以後就成為我的一部分，如我的血肉之軀。更進一步地，它被以清晰確定地形式表述出來--不是長篇大論，而是單純的三四個詞組成的句子。這個表述是我那晚所完成工作的最終一步，若沒有這一步，那工作就祇是虛渺，可有可無的。在這工作的整個過程中，小心，甚或一絲不苟的對逐漸形成的思想，以及想要呈現的想法的表述是其關鍵組成。每一次性的出發都是對前一個階段的反思，而前一個階段都剛被明白地寫在證詞之中（因此它不可能隱藏進逐漸衰退的記憶的迷霧！）

完成這發現和釋放的幾分鐘後，我意識到剛剛發生的一切所承載的巨大重要性。我發現了某種甚至比前幾日的看到的平凡事實更有價值的東西。這東西，就是，在我發生興趣的前提下，我擁有完全弄清我身上發生的事情、任何分離、矛盾情況的能力，同時因為這種能力，我可以，祇需自己努力，化解我意識到了的我體內的一切矛盾。這種化解並非來源於神助，雖然我過去一直這樣相信，它來源於強烈、持久、一絲不苟的工作，祇是我自身能力的工作。“神助”如果存在，那，它不在那矛盾的突然、確定的消失中，不在現成到來的對矛盾的理解種（像是Cocagne的雞一樣！），而是在這種認知的渴望本身的存在或出現之中。這渴望指引了我，帶領我在幾小時中到達矛盾的中心，正如對愛的渴望永遠讓我們找到那條路，通向我們所愛女人的最深切的所在。

...發現的過程中，沒有渴望的工作是無意義的，是裝模作樣，就像沒有渴望的做愛一樣。誠懇地說，我從未想過把能量浪費在假裝做我毫無渴望去做的事情上，因為，有那麼多其他令人激動的可做的事，包括在該睡覺的時候睡覺（與做夢...）

我想，也是在那一晚，認知的渴望和認知發現的能力是同一回事。...於數學而言，書寫似乎總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誰在“做數學”：做數學，首要的一點，就是書寫。其他任何智力起主要作用的發現工作想必也是如此。但很明顯的，這對“沈思”，也就是自我發現而言並不必要。但是對我來說，到目前為止，書寫仍是一種有效而不可缺的沈思方式。正如數學

工作一樣，物質支持帶動了思維的韻律，並且是保持注意力的參考點、匯聚點，沒有它，思維傾向於離散進風中。而且，書寫給了我們對剛剛完成工作的可供隨時參考的紀錄。...

重要的是，在一些敏感的時刻，要知道如何讓思想點點消退下去，這寫時刻，其他東西出現了，以一種或許突然而深刻的情感的形式，而我們的手還持續地在紙上寫著，蹙腳地、吞吞吐吐地將它表達出來……

37.

我清楚地記得那群無憂慮的朋友們，他們於我而言代表了從四十年代末起我所在的數學家群體，他們有時吵吵鬧鬧，有時自以為是，還常帶著專橫的口氣（但從不自滿）--但在這個群體裡永遠有驚奇的位置。這驚奇在Dieudonné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不論他在給演講或聽演講，每到突破步驟打開的關鍵時刻，你總能看見Dieudonné進入一種狂喜、閃耀的境態。那時純粹、有感染力、不可抵禦的驚奇一切“我”的蹤跡在此消失。我記得，我當時意識到，這驚奇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瞬間作用於他周圍的每一個人，就像一次輻射，而他是輻射之源。如果我曾見哪位數學家有過強力而簡單的“鼓勵的力量”，那麼一定是他！...沒有任何那種東西阻止他從即使是微小之物中獲得快樂。

38.

他[Dieudonné]時常幅射出的發現的狂喜瞬間於我體內升起的一種類似的狂喜相融合。我在極小的孩子身上也見過這種狂喜。...[女兒]祇有幾個月大，剛剛開始爬。她從原先坐著的草地上爬到砂礫小徑上。她在沈默但湧動的狂喜中，發現了小砂礫：她用手抓著它們，還把它們放進嘴裡！另一次，它大概一兩歲。有個人剛剛把一些小食粒扔進金魚缸。金魚游過去，長大了嘴，吞下那些黃色的懸浮著漸漸沈入缸底的碎屑。這孩子從未意識到金魚會像我們一樣吃東西。她就像突然的驚炫了一樣，狂喜地喊叫著：“媽媽，看，它們在吃東西！”。確實，多麼令人驚奇--她剛剛在一瞬中發現了這個巨大的謎：我們與其他生命的親密關係。

在小孩子的狂喜中，有一種感染人的超越語言的力量。...在新生兒中，在生命的最初幾天幾個月裡，這種圍繞著孩子的“力場”最為強大。一般而言，它的敏感性貫穿這個童年，在年歲中呈展著，直到青春期，那時便一點影子也見不到了。但是，在任何年齡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幅射出這力量，對一些人來說是在某些特定的時刻，而對更少些的人來說它卻如呼吸般伴隨他們一生。我極其幸運地在我的童年認識過這樣一個人，一個男人，他現在已經去世了。

這從孩子中幅射出的力量與從一個在自己中愛著自己的女人散發出的力量密切相關。其一總是從另一個中誕生，正如孩子總是從母親中誕生。但，孩童的力量不是吸引力，不是排斥力，這力量在那些不躲避它的人身上施加的是一種平凡、謹慎的，更新的作用。

39.

...當然，這種驚奇從未像對激情的愛那樣深刻地滲透到我的對數學的激情中。但奇怪的是，當我嘗試回憶找到我數學工作中某一個特定的狂喜或驚奇的時刻，我竟然一個也找不到！我做數學的方式，自十七歲我第一次深入進去以來，就總是為自己設定宏大的任務。它們從一開始便總是“給事物以秩序”的任務，一種徹底釐清的任務。我看到表面的混亂，紛雜的不解，無法估量的迷霧。而它們都顯然有著一個共同的本質，內在的秩序，隱藏的和諧，它們

需要用耐心的一絲不苟的長時間的工作發掘出來。... 一天天的工作中有著強烈的滿足，在於看到我預見的秩序一點點浮現，而產物總是比預想的更為精微，比瞥見的猜測的有著更豐富的質地。過程中總是充滿未曾預料到的事物，它們常常從對乍看起來微不足道的被忽略的細節的檢視中產生。對這種“細節”的細緻考察常常給多年前的工作以新的啟示。有時候，它也會帶來新的洞見，而對這些洞見的深入研究便成為另一項“宏大任務”。

我工作中的主要指引是對完美協調、完全和諧的不止的求索，我在事物的湍急外表下隱約察覺到它們，我耐心地極力發覺它們而從不疲倦。自然地，一種對“美”的高度敏感性是我的天賦，也是我唯一的羅盤。我最大的快樂，不在於當事物完全展現在日光下後對它們的凝視，而在於看著它們一步步從陰影迷霧的掩藏地後面浮顯出來。當然，在成功將它們暴露進最清晰的日光下之前我從不停止。然後，有時，我會體會到一種完滿的凝視，一切可辨之聲響聯同構成同一個廣袤的和諧。更多時候，那被展現在日光之下的，立即成為動機、方法，讓我有一次投進迷霧，尋找那永遠神秘永遠未知的「一」的化身，它不停地召喚我，讓我更深遠地理解「她」……

40.

我認為，區分數學家或同一數學家不同數學工作的，不是所謂“大腦能力”，而是技藝 [finesse] 的品質、一種開放性或敏感性的精微程度... 最深刻而有成果的工作是那些具備對事物隱藏之美的最精微的敏感度的工作 (36)。

... 總是首先熟悉陳述本身，而非它的證明，先將之置於我所熟悉的情況中，借已理解的事物看這個陳述是否變得明晰、顯然。這個過程常常引導我把這個陳述重述，新的陳述可能更深刻，或更不深刻，但總是跟廣泛或更精細（二者常常同時達到）。祇有在我無法把這個陳述“放入”我的經驗和我的圖景中時，我才會準備好（有時甚至是不情願地！）去聽（或讀...）解釋該事物的“那個”理由，甚或其證明，不管它是否已被理解。

VIII.

46.

在數學中，“顯然”的東西是或早或晚一定會被某人發現的。它們不是你能或不能完成的“發明”。它們永遠在那裡，人人經過它們卻忽視它們，即使為此需要繞一大圈以將它們避開，或者每次經過時在上面絆一跤。一年後，或千年後，必然地會有某個人終於注意起這些事物，沿著它們挖掘，將它們翻出，各個角度觀察，洗淨，最後給它們以名姓。這樣的工作，我所選擇的工作，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完成的，甚或，是早晚必然被完成的。

我向那“迷霧”提問，我用心地聆聽它，我聽到關於“競技態度”的真相及其顯然的在我與數學、與他人關係中的意義。我可以去讀聖經、古蘭經、奧義書，甚至柏拉圖、尼采、弗洛伊德和榮格等等，我可以成為具有深刻廣大知識的天才-- 但，所有的這些都知能把我帶離真理，帶離孩子般的，顯然的真理。我也可以百次地重複基督的“那些像小孩子的人有福了，天國屬於他們”並精細地評註這句話，但這祇能讓我遠離那在我之中的孩子，遠離那平凡而

讓我煩惱的真理，因為那真理祇有孩子可見。就是這些事物，它們是我所能給予的最好的東西。

50.

我在隨處可見極其美好的等待被完成事物。想接近它們，你所需要的常常祇是一個輕便的包裹。這些事物本身會告訴我們需要發展何種語言以理解它們，需要擁有什麼樣的工具以深入它們。我無法補助要到這些事物，祇因了我的教學讓我不斷接觸到（很初等的水平的）數學，甚至在那些我對數學的興趣在我生活中僅佔有及邊緣的一部分時也是如此。在每一樣你所見到的事物背後，不論你看得多麼隨意，總能見到其他美麗的事物，而它們又覆蓋又揭示著更多的事物... 不管是在數學或是其他地方，祇要你伴著真切的興趣去看，你就能看到一種豐滿的顯現，一種深刻性的向你敞開，不可窮盡。

換句話說：過去的十年中，我在數學世界中瞥見神秘而美麗的事物。這些事物不屬於我個人，它們應被傳遞給所有人--於我而言，瞥見它們的意義恰恰在於將它們傳遞出去，讓它們被人們拾起，被理解，被吸收... 但要傳遞它們，甚或僅是傳給自己，也需要先一定程度地深入、發展它們--這是需要勞作。當然，我很清楚，我毫無完成這項工作的可能，即使我還有一百年的時間。但如今我毋無需擔心，擔心那留給我去生活去發現世界的年月中還有多少可供我投入這項工作--我還有另一項祇有我能完成的工作要做。我無力，也無需去控制我生命的季節。

NOTES

(7) ... 是大腦的惰性，不願把自己與一種錯誤的不恰當的圖景分離（但這與作為個體人的我們完全無關），一種“抵抗性”。這種抵抗性有主動性，在需要時展現創造性以繞過麻煩，但這種惰性僅是被動的。... 展現在它完全的簡單、顯然之中的發現，伴隨著一種從重壓中釋放的感覺，一種解脫、自由感。且它不僅僅是一種感覺，而是對所發生事情的敏銳、感激性的體察，這本身就是解脫、自由。

(19) 當我要建議一個課題時，我總是小心地限制在那些我覺得與我有足夠強的連結的課題，那些我覺得，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支持學生的工作的課題。一個主要的例外是Michèle Raynaud的在某些合適的étale site上的1-stacks的基本群的局部和整體Lefschetz定理上的工作。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而且確實如此）太難了，而且我對證明我提議的猜想完全沒有思路（但這些猜想的正確性是毫無疑問的）。...

(23) “傳遞”這個詞這裡並不準確，過於簡單了。這種嚴格是不可以被傳遞的，至多，如果它在小時候被家庭甚或學校、大學忽視、阻礙的話，可以被重新喚醒、鼓勵起來。在我的記憶中，嚴格一直伴隨著我對事物的探求，至少是那些智力上的探求。我不認為它是從我的父母，甚至學校老師學長處傳遞來的。我覺得，它屬於天真的一種特性，因此是每個人在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東西。這天真早先時會帶來許多麻煩，因此它被迫或深或淺地下潛，之後，大多數情況下，它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對我來說，因為某種我還未曾深思過的原因，一點天

真存留在相對無害的智識上的好奇心中，而在其他部分它下潛到不可見不可知的極深處！或許“教學”（最廣泛意義下）的秘密，或者說神秘之處，就在於與這貌似消失的天真重新建立聯繫。...

（23' '）...據我觀察，幾年的大學生活對學生的創造性情來說具有根本的毀滅性的影響。奇怪的是，長年的lycée教育對此彷彿無害。原因或許是，大學的那幾年是我們體內天生的創造力必須最終通過個人工作被表達出來的時候，要不然它就會永遠消失，至少在智力層面的創造性工作上。必定是因為某種健康本能的指引，我在（Montpellier）大學的那幾年幾乎從未上過課，而是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數學思考中。

（36）這種關於美的精微敏感在我看來是與我之前稱為“嚴求”（對自己）或“嚴格”（最廣泛意義下）的東西緊密相連的，我也說過，這些東西是“對我們自身之中一種精微事物的關注”，對所探求事物的理解的品質的關注。這種對一個數學對象的理解的品質是不可以與一種多多少少親密、完美的對那個對象所擁有的特定的“美”的感知相分離的。